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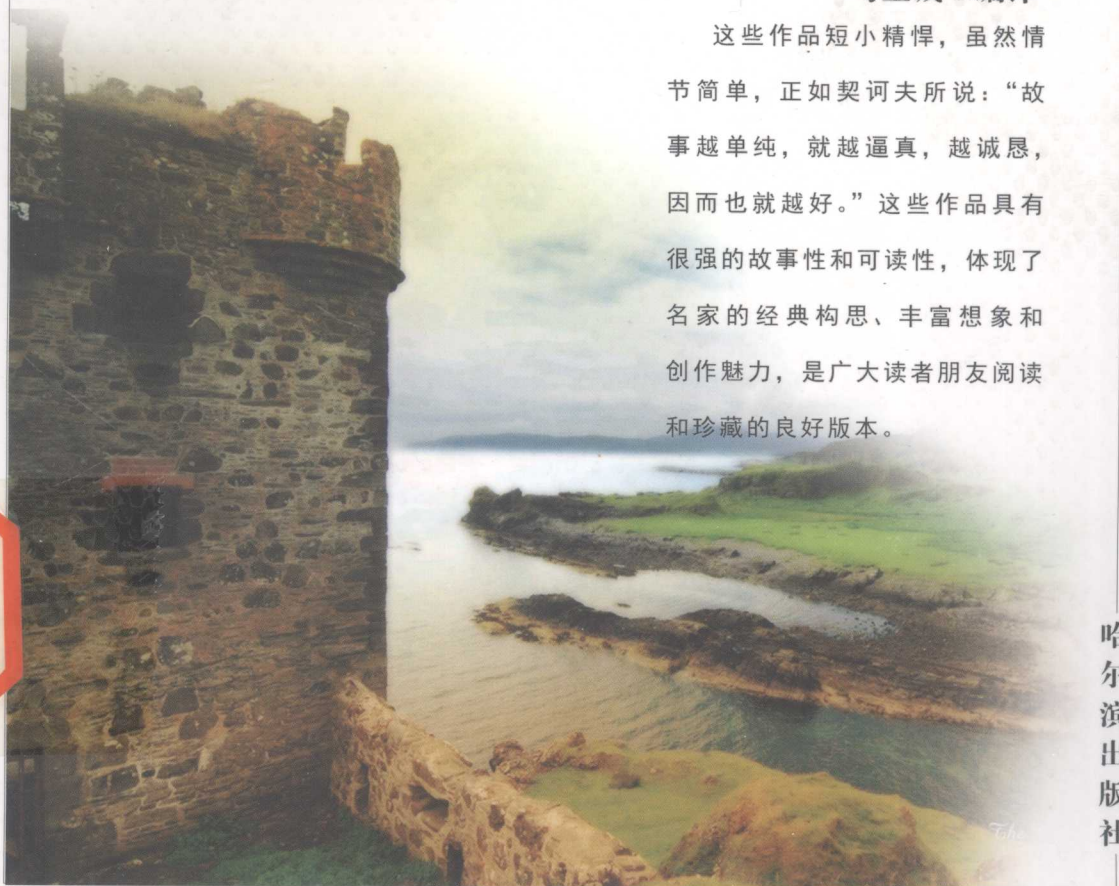
本套书是世界四大短篇小说之王的经典作品合集，所选篇目都是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描写凡人琐事和人情世态，有的写小人物卑躬屈膝的奴婢形态，有的刻画专制制度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有的揭露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压制及其保守和虚弱。

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 作品精华

描写凡人琐事和人情世态，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

马金诚◎编译

这些作品短小精悍，虽然情节简单，正如契诃夫所说：“故事越单纯，就越逼真，越诚恳，因而也就越好。”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体现了名家的经典构思、丰富想象和创作魅力，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的良好版本。



跟随大师感悟人生

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作品精华

莫泊桑作品精华

马金诚 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随大师感悟人生: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作品精华/章超策划 马金诚编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12(2010.09 重印)

ISBN 978 - 7 - 80699 - 609 - 6

I. ①跟… II. ①章…②马… III. ①人生哲学—青年读物
IV. ①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440 号

责任编辑:关 力

装帧设计:世纪鼎

跟随大师感悟人生: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作品精华

章超策划 马金诚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0451 - 82380850

E - mail:hrbcbs @ yeah. net

网址:www. hrbc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30 毫米 1/16 印张 48 字数 72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2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99 - 609 - 6

定价 3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 徐桂元 徐学滨

前言



在十九世纪世界文坛上，闪耀着四个永不陨落的文学巨星的名字，他们是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契诃夫、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代表马克·吐温和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欧·亨利，他们是世界上的短篇小说之王。他们的作品均以构思新颖、布局奇特、描写生动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广泛欢迎。

莫泊桑 1850 年 8 月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9 世纪 70 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阶段，著名作家福楼拜是他的文学导师。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享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能够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其代表作有《项链》、《珠宝》等。

契诃夫 1860 年 1 月出生于俄国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从小生活非常艰辛，后来他到处行医，广泛接触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刻的基础。他的早期作品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他后来的短篇作品既幽默又富于悲剧，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和被侵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其代表作有《变色龙》、《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马克·吐温 1835 年 11 月出生，是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也是著名演说家。他的写作风格是融幽默与讽刺一体，既富于独



特的个人机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既具有幽默与辛辣，又具有悲伤与严肃，被誉为近代幽默文学的泰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是代表美国文学的世界一流作家！他是怀有赤子之心的顽童，亦是仗义执剑的骑士！

欧·亨利 1862 年出生，是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他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其中一些名篇如《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等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

本套书是上述世界四大短篇小说之王的经典作品合集，所选篇目都是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描写凡人琐事和人情世态，有的写小人物卑躬屈膝的奴婢形态，有的刻画专制制度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有的揭露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压制及其保守和虚弱。这些作品短小精悍，虽然情节简单，正如契诃夫所说：“故事越单纯，就越逼真，越诚恳，因而也就越好。”

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体现了名家的经典构思、丰富想象和创作魅力，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的良好版本。

目 录



目 录

真的故事	1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5
烦 恼	23
菲菲小姐	29
一个幸运的贼	37
保护者	40
珠 宝	45
项 链	51
协 议	60
两个钓鱼朋友	66
海 港	71
俘 虏	80
雨 伞	91
春天的一个晚上	99
瞎 子	103
骑 马	106
蛮子大妈	112
无罪的女佣	119



男孩的爸爸	122
米龙老爹	129
全家人	135
一场决斗	156
玩 笑	161
一场政变	163
一个小酒桶	171
莫兰的故事	176

真的故事



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作品精华

莫泊桑作品精华

一阵迅疾而狂暴的秋风，在门外的树林中呼号着。无数可怜巴巴依附着大树的枯叶，被风吹落，然后扬向云端，漫天飞舞。

那些打猎的人吃完了晚饭，却都没有脱掉他们的长统皮靴，他们满面绯红，兴致勃勃。这些人都是诺曼底省的一些半贵族半乡绅而又半务农的人，家境富豪，身体壮健，气力大得可以击断那些在集市里蹲着的牛的双角。他们在艾巴乡的村长白龙兑尔老板的山场里打了一整天的猎，现在正在那个别墅般的田庄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吃东西，田庄的主人就是他们的东道主。他们吼叫着说话，像野物嗥着一般大笑，他们无拘无束地伸长了腿子，肘拐撑在桌布上面，眼睛在灯光下面睁得大而有神，身体被一座向天花板吐出血色微光的大火炉烘得火热；他们所谈的都是打猎和猎狗。但是已经酒至半醉的他们，仅是打猎和猎狗的话题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他们全体都用眼光去追逐一个用发红的指尖儿托着那些满盛着食物的大盘子的强壮女仆。

忽然，一个喜欢吵闹的姓塞菇尔的汉子——这个人从前本想做教士，现在却成了兽医，给本地附近各户诊治家畜——他高声说：“了不得，白龙兑尔老板，您有一个无可非议的女佣人。”于是一阵哈哈的笑声爆发了。

这时候，一个嗜酒如命的贵族卫仑多先生扯着嗓子说：“我从前和这样一个女孩子有过一段奇异的故事。哼，我应当说给大家听。每次想到她，我就想起一只叫麋儿扎的雌狗，我曾把这只狗卖给了何宋内子爵。但是只要有人放开它，它总要回来，可见它不能离开我。后来我生气了，便央求那位子爵用链子拴住它。后来你们可知道它怎样吗？那个畜生竟忧郁地送了命。不过现在不说它了，还是回到我那女佣人身上吧！”

接下来，卫仑多先生给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刚二十五岁，还没有成家，住在我在好乡的别墅里。



你们知道，在一个人年轻有钱而晚饭后又无事可做的时候，他总会想方设法去找点事来做的。

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在戈乡的兑布多先生那里做事的年轻姑娘。白龙兑尔，你应该认识兑布多吧。简而言之，那个小家子女很叫我发狂，为了她，我亲自找到她的雇主，向他提出一件交易。倘若他把他的女佣人让给我，我就把他想了两年的那匹黑马卖给他。兑布多大喜过望，他握着我的手说：“彼此两无异言！卫仑多先生。”交易做成了——那个小女人到我别墅里来了，我则亲自牵了那匹马到戈乡去，作价三百法郎让给了兑布多。

事情顺利得像轮子转圈一样，谁也没有疑虑到什么。仅仅从我说来，蔷薇有点过于爱我；你们知道，那孩子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她的血脉里大概有些与众不同之处，而凡是和东家闹恋情的女佣人总有点与众不同。

总而言之，她非常崇拜我，这从那些小狗的称呼和种种温存亲热的字眼里可以感觉出来。

在蔷薇来到别墅之初，我自己就盘算过：“这件事顶好是不要维持太久，否则我要上当！”但是我不是容易上当的，我不是那种能轻易就被女人迷得住的人。

末了，当她向我通知说她怀孕了的时候。这简直像是有人在我胸脯上噼啪放了两枪。她呢，吻了吻我，笑着，舞着，她发疯了，仿佛高兴得没什么话说。当天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到了夜晚，我的心里便打起鼓。我想：“事情发生了，但是应当拿出手段来，割断那根线，晚了就不好办了。”你们不知道，那时候，我父母都住在巴仑乡，我姐姐伊士拔侯爵夫人住在罗贝克，离好乡不过十多里路，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呢？倘若她离开我那里，肯定会有人怀疑，有人饶舌；倘若我留下她，不久便会有人看见她的大肚子，我想我不能够这样留下她。

我和我舅舅克勒德邑侯爵谈起这件事，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江湖，我向他征求意见。他泰然答复我：

“应当嫁掉她，好孩子。”

我一下跳起来：



“嫁掉她，舅舅，但嫁给谁？”

他从容地耸着双肩：

“您愿意嫁给谁，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一个人只要不笨总可以找得着。”

我把舅舅的话想了七八天之久，后来我对自己说道：

“舅舅的想法是对的。”

后来我开始挖空心思地思索起来。某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在本地做推事的人吃晚饭，他对我说：

“波梅尔老婆子的儿子，新近又闹了一个笑话，他的结局将来肯定不会好。可见，遗传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个叫波梅尔的老婆子年轻时靠出卖色相生活。一个法郎便可以让她卖掉她的灵魂，她儿子的坏劲儿更可以想象。

我走去找她，并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

我真窘于答复，因为她竟陡然问我：“您对于那个女孩子，能够给她一些什么东西？”那个老婆子真是狡猾，但是我也不笨，我早就预备妥当了。

我在沙司乡附近刚好有三块地，共六亩，那些地本来属于我在好乡的三个庄子。那些庄稼人因嫌其过远，我就收了回来，后来那些庄稼人又来胡闹，我便在每个佃约里免了他们应当缴的鸡鸭之类。这样一来简直算是丢了。所以我那时候便在邻近买了一点儿地，在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屋，两者共花了我一千五百法郎，所以我算置办了一桩没有花多少钱的小产业。于是我就把这点产业给那女孩子做了陪嫁。

那老婆子还嫌这些产业不够，但是我也不让步，结果我们就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她的儿子来找我。说到他的面貌我已记不大清楚，但看见他后，我就放心了；因为若是在乡下人之中看来，他并不算坏，不过却像一个很狡猾的人。

他随随便便地谈起那桩事，如同他要买一头母牛似的。等到我们谈好了之后，他要看看那份产业，于是我们便动身去看。那光棍竟叫我在那里足足等了他三个钟头，他量过宽窄，又拾些土块儿在手里打散，俨然像是害怕看错了货色。那房屋的顶还没有盖好，他看后说非盖石板不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修理！



随后他向我说：“你不会只给我几间空房子吧？我希望你把家具也配上。”

我反驳道：

“不行，拿一座田庄给您，已经很不错了。”

他冷笑着说：

“我为一个孩子讨一套家俱，这不算过分吧？”

我不由脸红起来，他说：

“我们可以协商一下：您可以给一张床，一张柜，三把椅子和一套吃饭用的东西，否则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只好同意了。

于是我们便又上了回家的道儿，他那时竟没有一个字谈到那女孩子身上。但是走了一阵儿，他忽然用一种狡猾而又不怀好意的口气问：

“但是，倘若她死了，这产业又归谁呢？”

我说：

“自然归您。”

他从一大早就想知道的事现在全都知道了。所以他用一种满意的态度同我握手，我们算是谈妥了。

唉！让人头痛的是蔷薇，当我把我的意见告诉她后，她倒在我脚跟前呜咽起来，并且重复地说：“您来给我提议这件事！您！您！”经过了七八天，她始终抗拒，无论我怎样苦劝和怎样哀求。女人真是笨，一旦产生了爱情，她们就什么也不明白了，世上没有可以自恃的聪明，爱情高于一切，一切为的是爱情！

结果，我终于生气了，并且以要推她出去来恐吓。她才慢慢地让步，条件是允许她经常来看我。那一天到了，我亲自引她到教堂里去，敬神和喜酒种种费用都是我出的。总而言之，我漂亮地办了一切的事。随后我告别了，到杜尔乃我哥哥家里住了半年。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每星期必来探听我的消息。到家不到一刻钟，便看见她抱着一个孩子走进来了。看见那小家伙我心里非常难受，你们相信我的话吗？大概我还吻了那孩子。

至于孩子的母亲，简直不忍目睹，她完全变成了一副枯骨，一个影子样的东西了，又老又瘦。婚姻于她真没有好处！我机械地问她：“你日子过得好吗？”



还未说话，她的眼泪就像泉水般涌出来了，她泣不成声地哭着，并高声说：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丢开您。现在，我情愿死，再不愿活了！”

她发疯似地给我闹了一大阵，我尽力安慰她，并且送她直到栅栏门外。

后来，我听说她的丈夫打她，她的婆婆虐待她，她嫁过去后没过一天好日子。

两天之后，她又来了。她抱住了我，跪在我的面前：

“请您杀了我吧，我不想回去了。”

这完全是麋儿扎要说的话呀，倘若它能够说！

整天的这样闹，渐渐叫我头疼了；我终于又出去躲了半年。等我再次回了家……等我回了家，我才知道她在三个星期前死了，以前，她每逢星期日必定回来……始终像麋儿扎一样。那孩子在她死后八天也死了。

至于那丈夫——狡猾的光棍，却袭承了那笔遗产，仿佛他从此很有运道，现在他做了村里的自治委员。

随后卫仑多先生一面笑一面说：“可以这么说，他的幸运是我造成的。”

末了，那兽医塞茹尔先生端着那盅烧酒送到嘴边，庄重地下了结论：

“不管怎么说，对待这样的女人还是要慎重。”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

天气真好，田庄里的人的午饭比往常吃完得快，接着就都到田里去干活了。



罗莎，女长年，独自待在宽大的厨房中央，伴着一点点留在壁炉中心压在那口满是热水的锅子下边的余火。她不时舀着这水，慢慢洗着她那些杯子盘子，偶尔停下来注视着那两方穿过缺少玻璃的窗子留在长桌子上的日光。

三只很大胆的母鸡在椅子下面寻找面包的碎屑。鸡埘的味儿和马房的发酵的温暖气息，都从那张半开着的门口透进来，而在这个热得烫人的正午时候的沉寂中间，大家听得见雄鸡在各处喔喔地叫唤。

这女长年等到做完了她这些日常工作，抹过了桌子，打扫了炉台，并且把许多盘子搁在厨房后墙边的高架子上面，架子近边是一座清脆地嘀嗒嘀嗒响着的木头挂钟；这时候她才透了一口长气，感到有点儿茫然，有点儿气闷，却不知道为着什么，她盯住那几堵发了黑的粘土墙，那些托在天花板底下发黑的椽子，和那些挂在椽子上面的蜘蛛网，黄黑色的青鱼干以及一串串的洋葱球儿；随后她坐下了，感到厨房里地上那层砸紧过的泥土里发出许多味儿教她不大舒服，因为那种泥土自从很久以前就阴干了多多少少散布在里面的东西，现在受着气温的逼迫都向外面蒸发。这种蒸发物也掺杂着那阵由隔壁屋子里新结酪皮的乳浆传出来的刺鼻气味。这时候，她想如同往常一样动手缝点儿东西，但是她没有气力了，于是走到了门框儿边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这么一来，她受到强烈的光线的抚慰，心里觉得一阵愉快，四肢里也流动着舒服之感。

正对着门，那堆覆着等候发酵的厩肥不住地腾出一道小小的闪光的水蒸汽。许多母鸡在那上边侧着身子躺着打滚，用一只爪子轻轻刨着去寻觅蚊虫儿。在它们中央立着那只很健美的雄鸡。它几乎每一转眼之间就选择了一只雌的，并且发出一道轻轻的召唤声音一面绕着转一下。那只雌的懈怠地站起来，并且用安稳的神气接待它，屈着爪子，用翅膀托起它了，随后雌的抖着自己的羽毛，从中撒出些儿尘土，重新又在厩肥的上边躺下，而雄的呢，正用啼声报告自己的胜利；于是在各处天井里的所有的雄鸡答复着它，这样从一个田庄转到另一个田庄；俨然是它们互相送还这类的爱情挑战。

这女长年瞧着这些鸡，心里却没有想到什么；后来她抬起了眼睛，终于被那些开花的苹果树的光采，整个儿白得像是许多扑着粉的脑袋，弄得目眩起来。



忽然一匹快乐得发狂的马驹儿，纵着前蹄并举的驱步在她前面冲过去。它绕着那些种着树木的壕塹打了两个圈子，随后突然停止了脚步，接着又回过头来，好像对于只剩下自己一个感到诧异。

她也感到了一阵对于奔跑的羡慕，一阵运动的需要，同时，也有了一阵欲望：想躺下来，想伸开四肢，想在炎热而且静止的空气里休息。她走了几步，心里犹豫不决，闭上了眼睛，被一种兽性的舒服意味制住了；随后，她从从容容到鸡埘里去找鸡蛋。一共拾到了并且带走了13个。等到鸡蛋都在酒柜子里紧紧地搁好了的时候，厨房里的种种味儿又弄得她不舒服起来，于是她走出来到草地上边儿坐一会。

田庄里的天井，被树木围绕着的天井，像是睡着了了的。草长得相当高，颜色很绿，一种深春的新绿，其中那些黄蒲公英的光采强烈得耀眼，苹果树的影子在树的脚下聚成圆形；在房屋茅顶的脊上，长着许多叶子尖尖儿活像长剑的蝴蝶花，略略冒点儿烟，如同马房和仓库的湿气都透过那层麦秸而腾起了一样。

这女长年走到车房里了，那地方排着大大小小的车子。在壕塹的空儿里，有一个碧绿的满种着香气四散的紫罗兰的大坑，她从斜坡上望见了田野，一片广阔的大平原，其中全长着收获物，间或还有成簇的树，并且，这儿那儿，许许多多在外处的干活的，真小得像是泥人儿，许许多多白马俨然是一些玩具，正拖着一架被一个指头儿样大小的泥娃娃赶着的小而又小的犁头。

她到一个阁楼里搬了一捆麦秸，把它扔在那坑里，自己再在上面坐下来，随后，感到还不十分自如，又解开了捆麦秸的绳子，铺好了场子，自己仰着躺下来，双手垫在脑袋下边，双腿伸得直挺挺的。

慢慢儿，她闭上眼睛了，在一阵甜美的柔软意境里打着瞌睡。直到竟要完全睡着了的时候，她觉得有两只手抱着自己的胸部，于是蹦地一下跳起来了。这是雅格，田庄里的打杂男工，一个身体矫健的比卡尔狄州的人，自从新近不久，他极力逢迎罗莎。这一天，他在绵羊棚子里做工，看见了她躺在有遮荫的处所，于是提着轻轻的步儿掩过来，屏住呼吸，睁开眼睛，头发里边儿还粘着些儿碎的麦秸。

他试着来拥抱她了，但是她打了他一个像她身体一样结实的耳刮子；后来，他涎着脸儿求了饶。于是他俩并排地坐下来，并且友好地谈天了。他们谈到这种有利于收获物的天气，谈到趋势不错的年成，



谈到他们的老板，一个直性子的人，随后又谈到邻居，谈到整个儿附近一带地方，谈到他俩自己，谈到本村，谈到他俩的幼年时代，谈到他俩的种种回忆，谈到他俩的久已离开的、也许永远离开的父母们。想到这一层，她感动了，而他呢，抱着固定的念头慢慢地移近了，靠紧她了，不住颤栗着，整个儿受了欲望的侵袭。她说道：“有很久很久我没有看见妈了，这究竟是难受的，像这么久，大家见不着面。”

接着，她那副失神的目光瞧着远处，向北穿过天空，直到那个远而又远的村子里。

他呢，陡然，抱住了她的脖子，并且重新吻她；但是，她举起她那只握紧了的拳头，那样使劲地迎面打了他一下，以至于他的鼻孔里流出血来；于是他站起来把脑袋靠着一枝树。这样一来，她受到感动了，接着走近他身边问道：

“这可揍得你疼？”

然而他却笑起来。不疼，简直不算什么；不过她恰巧打在他脸儿的当中。他喃喃地说：“好家伙！”接着就用赞美的神气瞧着她，这是一种敬佩，一种完全异样的亲热之感，他开始真正地爱上了这个如此健壮果敢的女孩子。

到了他的血停止不流的时候，他向她提议去兜一个圈子，因为倘若他俩这样并排再坐下去，他害怕这位同坐的硬拳头。但是她自动地挽着他的胳膊了，俨然像一对未婚的人傍晚在大街上的行动一样，后来她向他说道：

“对不对呀，雅格，像那样子看不起我。”他抗议了。不是，他并没有看不起她，不过他是钟情的，事情不过如此。

“这样，你真愿意和我结婚吗？”她说。

他不免迟疑。随后，他趁着她出神地向前面远望的时候，就从侧面来端详她。她有一副绯红而又饱满的腮帮子，一个在她短衫的印花布里边儿绷起的胸脯，一副润泽丰肥的嘴唇和一条几乎精赤而正渗出小汗珠儿的脖子。他觉得自己重新又被欲望制住了，末了，他的嘴附在她的耳门边喃喃地说道：“对的，我很愿意。”

这样一来，她把自己那双胳膊搁在他脖子上，并且长久地吻他了，简直教他喘不过气。

自从这个时候起，那种无穷尽的爱情故事在他俩之间开始了。他



俩在各处的角落里互相逗着玩儿，他俩趁着月光在一座麦秸垛子的掩护之下互践约会，并且仗着桌子的遮蔽，在下面彼此各用自己那双钉着铁件的粗皮鞋、向对方的腿上弄出许多发育的痕迹。

后来，渐渐地，雅格竟像对她厌倦了，他躲避她几乎不再和她说话了，不再想法子和她单独相遇了。于是她常常怀疑了，发生一个大的忧虑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怀了孕。

最初，她不免惊愕，随后起了一阵激怒，而且每天怒气增加，因为她简直没有法子找得着他，他呢，真费尽心思躲避她。

末了，某一个夜间，田庄里的人通通睡着了的时候，她静悄悄地走到了外边，系着短裙，赤着脚，穿过天井，然后推开马房门，雅格就睡在马房里面一只搁在马槽顶上满盛着麦秸的大筐子里。听见了她进来，他假装打鼾；然而她攀到他身边了，后来，跪在他的侧边，推着他直到他爬起来才住手。

到了爬起坐着的时候，他才问：“你要什么？”她咬紧了牙齿。怒气教她浑身发抖了，说道：“我要，我要你娶我，因为你从前答应过和我结婚。”他开始笑着，后来说道，“哼！倘若一个人把一切和他出过岔儿的女人都娶过来，那就不好办了。”

但是她抓住了他的脖子，不等他来得及冲出她这个猛烈的拘束就揪倒了他，接着扼住了他，很近地对他喊着：“我肚子大了，可听见，我肚子大了。”

他透不过气来，发喘了；后来，他俩就都不动弹也不说话地待在黑暗的沉寂里，仅仅听见某一匹马从槽里拖着麦秸然后慢慢嚼碎的牙床声响。

雅格懂得了她的气力比他的强些，于是才支支吾吾地说道：

“好吧，我一定娶你，既然是这样。”

但是她不再相信他的话了。

“立即，”她说，“你立即当众报告结婚的日子。”

他回答道：

“立即。”

“你把这件事凭着仁慈的上帝发誓。”

他迟疑了几秒钟，随后打定了主意：

“我把这件事凭着仁慈的上帝发誓。”



这样一来，她放松那几个指头儿，再也没有多说一句就走了。

从此她又有好几天没法儿和他说话了，并且那马房，从此每天一到夜间都用钥匙从里面锁好了，她害怕惹起闲话，竟不敢闹出响动来。

此后，某一天早晨，她看见另一个打杂工友进来吃饭。她问道：

“雅格走了？”

“一点也不错，”另一个说，“我接了他的位子。”

她开始发抖了，简直没有气力从壁炉里面取下那只悬着的汤罐子；随后，到了大家全去上工时，她走到了楼上的卧房里，然后把脸儿伏在枕头上面哭起来，免得被人听见。

在这天的白天里，她试着用那种并不引起旁人疑惑的方法去探听，但是她老是想着自己的不幸，乃至于以为看见一切被她询问的人都会对她阴险地笑。以后她不能得到一点儿消息，只知道雅格早已完全离开这一带了。

二

这样一来，对于她，一种继续不断的困苦生活开始了。她如同一架机器样地工作着，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什么，脑袋里藏着这样一个念头：“设若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呢！”

这个不变的烦恼教她真没有能力去推想了，以至于明明感到恶评就会来，她连种种避免这个恶评的方法，也都不去寻找了，日子越来越近，无可补救，而且确定得像是催命的死神。

每天早晨，她起得比其余的人都早，并且用一种激烈的固执态度，对着一小片供她梳头之用的破镜子尽力注视自己的腰身，想看一看是否当天就有人看得出来，她忧愁极了。并且，在白天，她不时停止自己的工作，为的是对自己从上到下细看一遍，看自己的肚子是不是把自己的围腰裙儿凸得太高。

好几个月过了。她几乎不说话了，到了有人问她一点什么的时候，她竟不懂了，神情慌张，目光发呆，双手发抖；这样子引得她的老板说话了：

“好孩子，近来你真笨！”

在礼拜堂里，她总躲在一根柱子后面，并且不敢到忏悔室里去，很怕撞见了长堂的神父，她以为他有一种超于人类的力量能够看得见